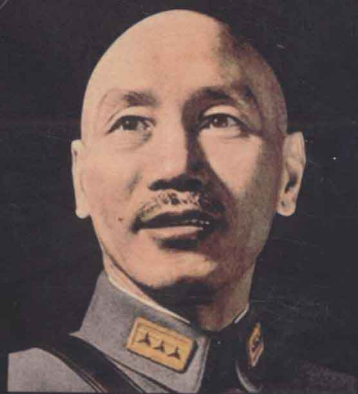


新

厚黑学全书

厚黑后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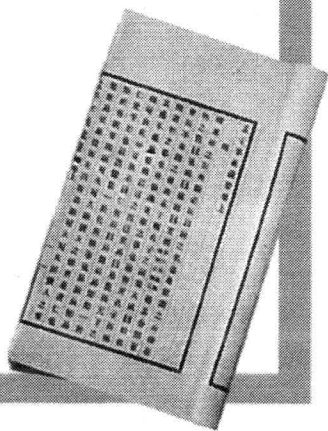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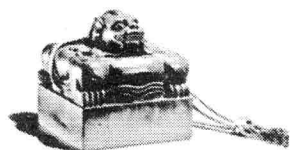


远方出版社

新厚黑学全书

厚黑后代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厚黑后代/戴研 肖立宽编著. - 远方出版社
2004.9

(新厚黑学会书)

ISBN7-80595-518-2/B·84

I. 新… II. 厚… III. 戴… IV. 文学作品…

V. K6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2465号

厚 黑 后 代

编 著:	戴研
策 划:	肖立宽
责任编辑:	高俊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小学装订厂
印 张:	11.5印张
版 次:	2004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7-80595-518-2/B·84
定 价:	22.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 一 蒋介石：乱世枭雄厚黑之祖 (1)
- 二 何应钦：蒋、何并称 “位极人臣” (48)
- 三 戴笠：军统特务头子 “犀利的匕首” (94)
- 四 阎锡山：精打细算的山西土皇帝 (125)
- 五 盛世才：称霸新疆 晚年著述之魔头 (153)
- 六 韩复榘：不抗日的混世魔王 (177)
- 七 马鸿逵：“三马”军阀宁夏土皇帝 (207)
- 八 毛人凤：深谙“忍”、“狠”的厚黑特务头目 (220)
- 九 韩德勤：屡战屡败 无能将军 (243)
- 十 蒋经国：特务一生、子承父业的厚黑少祖 (258)
- 十一 孙殿英：有奶便是娘的东陵大盗 (303)



一 蒋介石：乱世枭雄厚黑之祖

1928年4月至6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联合对奉系军阀张作霖进行的北伐作战，又称之为第2次北伐战争。但是，这次北伐的性质已经变成是国民党新军阀对北洋军阀奉系之间的混战。

1928年初，国民党第2届4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各派势力为争权夺利，在会议中互相勾结又互相排斥。北京政府的张作霖趁南方混乱之机，在北方发动了对阎锡山、冯玉祥两部的征讨作战。1月24日，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了讨伐阎、冯的作战方案，决定以杨宇霆为第4方面军军团长兼大元帥府参谋长；以张学良任京汉线总指挥；以张宗昌为津浦线总指挥；以孙传芳为鲁西总指挥。同时，还研究制定了阻止国民党军北进的方案。其要点是对京汉、津浦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一带取攻势。阎、冯为了解救北方危急，呼吁国民党军队共同讨奉。蒋、冯、阎、李4派为共同完成对奉系的北伐，取得暂时统一。2届4中全会结束后，蒋介石掌握了全国军政大权，整编了所有国民党的军队。2月9日，蒋介石视察徐州，改编了第1集团军，自兼总司令，并举行了“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19日，改编国民革命联军为第2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编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3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后又将两湖及两广各军改为第4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改编后的国民革命军共4个集团军，约27万余人。其兵力部署是：以何应钦留守南京；第1集团军沿津浦路北进；第2集团军沿京汉路北进；第3集团



军出京绥路，会师北京；第4集团军一部留守南方，一部为北伐军预备队。

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再次誓师北伐。4月7日，蒋下达北伐军总攻击命令，蒋方分由津浦路正面的海州、归德、曹州、濮阳；京汉路正面的井陉、五台、雁门等地出动，压向张作霖控制的冀、鲁、察3省腹地。战线北起晋北的偏关，东迄苏北的海州，绵亘1000多公里。10日，北伐军第1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的第1方面军担任先行任务，分左、右两翼从鲁南北进，率先向驻鲁的张宗昌部发起攻击。鲁军闻风而逃，蒋军不占而进韩庄，然后越过微山湖，占领夏镇、鱼台、台儿庄、郯城。20日到达兖州、济宁一线。第2集团军主力从鲁西向东开进，攻打孙传芳部。孙良诚部4月15日攻占巨野、嘉祥。16日又占济宁，截断了孙传芳的退路。孙传芳看到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被迫慌忙后撤。至此，张宗昌、孙传芳两路之敌弃阵而逃，蒋冯两军于4月22日在泰安外围会师。又经一个星期的攻城作战，4月29日，泰安守敌缴械投降，津浦路防御攻势出现严重危急。为确保津浦路的安全，张作霖急忙从吉林、黑龙江调来吴俊升军，在津浦线的德州一带设防。同时又在京汉线的保定、长辛店加设两道防线，从侧翼加强对京津的防护。针对奉军防御布署的变化和战局的发展，4月27日，蒋介石和冯玉祥在陇海线上的野鸡岗会晤，决定加快进攻步伐，进占济南。由冯玉祥指挥京汉线上的作战，蒋介石率部沿津浦线继续北进。4月29日，第1、第2集团军一部抵达济南近郊，第2集团军主力到达东阿、平阴以北地区，西翼占领肥城，形成三面包围济南的态势。张宗昌见济南难守，于30日晚渡过黄河向北逃跑。孙传芳也于5月1日清晨离开济南北逃。5月1日上午10时，北伐军进入济南。当日晚，蒋介石率总司令部到达济南城，在旧督署设立总部，并委派方振武兼任济南

卫戍司令。

正当蒋军陶醉于胜利进入泉城的欢乐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阻止北伐军继续北伐，制造了闻名中外的“济南惨案”。5月3日上午，日军司令部下达了向蒋军进攻的命令。侵入济南的日军选择了驻在五大马路纬一路广东会馆的国民党第40军3师7团的2个营为攻击目标，乘该部团、营长均去师部开会之机突然发起攻击。蒋军因没有长官指挥，猝不及防，损失惨重，其中第2营全部被日军歼灭。第7团团团长闻讯后不敢组织反击，丢下全团官兵仓皇而逃。40军的第92师因被定为济南卫戍部队，进行英勇反击，压倒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日军师团长福田派员去见蒋介石，逼迫蒋介石下令停火。威胁如不停火，中日将全面开战。蒋畏日如虎，立即派出由10名参谋组成的传令班，打着白旗，命令部队停止对日军还击。日军借济南事件为名，大肆残杀济南军民，据事后不完全统计共有3652人。日军的暴行引起了全中国人民抗日的高潮，但蒋介石却妥协退让，下令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伐。

在此期间，京汉路上，冯玉祥率第2集团军，除将孙良诚方面军协助第1集团军在山东方向攻打张宗昌、孙传芳部外，其主力于4月6日对直南奉军开战。奉军此时将晋军逼回山西后，抽出其精锐部队对豫北的冯玉祥部作战。4月中旬，由第3方面军前敌总指挥戴翼翹指挥的6个军，向冯部安阳、彰德一线进攻。同时第7方面军军团长褚玉璞也指挥直、鲁联军5个军，向南乐一带的刘镇华第8方面军防守的南乐、濮县一带阵地发动进攻。奉军攻势甚猛，安阳、彰德阵地几度易手。同时刘镇华部防守的南乐、濮县也被褚玉璞军攻陷，刘部退至内黄、清丰一带构筑工事继续坚守。由于南乐、濮县的失陷，使得安阳、彰德一线阵地更加危急，奉军为击破彰德冯军阵地，以重炮日夜轰击，并以步



骑兵连续冲锋肉搏，双方死伤累累。为解彰德之危，冯玉祥令韩复榘率第6军由漯河星夜北上，4月16日到达彰德以南。4月17日拂晓，韩亲率部队向奉军左翼猛攻，连下30余村堡，韩部师长3人、旅长2人身负重伤，战况尤为激烈。奉军在韩部的猛烈进攻之下，集中精锐顽强抵抗至深夜。韩见进攻一时难以得手，遂下令把部队撤回彰德。双方你争我夺，在彰德附近激战20余天。至月底，由于阎锡山晋军再次出山向京汉路运动，奉军恐后路被截断，乃主动后撤。5月1日，奉军全线撤退。濮阳、观城的直、鲁联军也于2日遁走。冯部乘胜全线追击，3日收复邢台，5日收复大名。主力部队于16日到达石家庄，与徐永昌率领的晋军右路军会师，然后向北京挺进。

在京绥路方向，奉军于4月初率先对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兵分3路发动进攻：北路由灵丘进攻繁峙；中路由龙泉关进攻怀台；南路由井陉进攻娘子关。由于奉军先发制人，晋军一度被逼回山西。当冯玉祥部在彰德进攻受阻，战事危急时，曾向阎屡电求援。4月底，阎命令第12军军长任右路军总指挥徐永昌率右路军部分兵力出娘子关与奉军作战。同时又命右路军副总指挥杨爱源率第2、第3联军沿滹沱河东下，于5月8日攻占平山，后又连续攻占灵寿、行唐等地，威胁奉军后路，迫使攻击彰德的奉军解围北逃。阎锡山率晋军总部于5月9日占领石家庄。

5月16日，冯玉祥部也到达石家庄，阎、冯会晤后决定：冯部向京汉路以东发展，以策应津浦路方向的作战；阎部兵分两路，右路由阎亲率，沿京汉路正面北进，另一路由左路总指挥商震率领沿京汉路以西地区前进。为了集中兵力，阎还将守卫雁门关一带的4个师调到石家庄以北地区，将张荫吾指挥的第5、第7联军调出灵邱向涞源集结。

张学良、杨宇霆率领的奉系第3、第4方面军团，在负责对





阎部作战失利后，决定重新调集重兵于方顺桥一带，构筑坚固工事与晋军决战，以保卫北京门户保定。5月15日，阎锡山的部队进至方顺桥附近，徐永昌指挥的右路军与冯玉祥部的韩复榘军相衔接。因韩部奉命南撤，奉军趁虚而入，把徐永昌率领的晋军右路包围于方顺桥附近。奉军进占领满城、康关之后，便向徐部发起进攻，徐部遂告危急。这时，由雁门关调回的李培基、杨士元二师到达唐县，阎乃急令驰援，并调张荫梧部李生达师由武山绕击奉军之背；由吴藻华师攻击侧翼一亩泉的奉军，激战两昼夜，始将奉军击溃。30日，李生达、杨士元两师又向满城南大固店追击，左翼奉军才完全溃退。此时，在右翼的清风店、定州一线的京汉路正面，奉军攻势凶猛，炮火不断，晋军官兵死伤枕籍。阎又以赵承绶、孟兴富师出定州击奉军侧背。由于两翼奉军已被阎部击败，京汉路正面奉军见保定南部要隘尽失，再也无心恋战，遂解围退走，阎军遂占领方顺桥。31日，奉军放弃保定。阎部又进占保定。

这时，津浦线的孙传芳、张宗昌部已退到沧州，蒋介石、冯玉祥率第1、第2集团军已渡过黄河，深入直隶腹地；京汉线上，阎锡山、白崇禧的部队已越过保定；京绥线奉军张作相部已退至京西怀来；此时日本又借口保护在华侨民占领济南，并在南满增兵；6月1日，北伐军又攻占沧州，由津浦大举向京津推进。这时，京汉、京绥方向各集团军先后占领邯郸、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对张作霖形成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张作霖见北伐军大兵压境，败势难免，为保存实力，于6月1日下令停战议和，3日退出北京，并声言为避免牵动外交，决定将其第3、第4、第5、第7方面军撤回关外。4日，南京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司令，8日，阎令其部下商震进城接收。10日，阎去天津接收。冀、察、绥3省遂落于阎锡山之手。至此，国民党



南京政府组织的第二次北伐战争结束。

在第二次北伐战争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联手起兵，用了不到2个月的时间就打败了张作霖苦心经营多年的奉系军队，结束了最后一个北洋军阀——安国军政权的封建统治，加快了南北形式上“统一”的步伐。在这场战争中，国民党新军阀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取得了作战的胜利，除了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外，还在于北伐军在作战中能够密切配合，搞好协同，各路大军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起攻击，给张作霖的奉军以强有力的震慑力，致使张宗昌的直鲁联军竟不战自溃。另外，北伐军在作战中，集中兵力，猛攻济南战略要点，首歼津浦路之敌，使得整个战局发生了有利的变化，从而打乱了敌军的部署和防御体系，为进逼京津要地，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而张作霖苦心经营多年的奉系军队，虽号称精兵强师，但因其封建统治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已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和不满，在这场战争的道义上已失去了民心所向。在指挥作战中又主观武断，用兵无方，将张宗昌、孙传芳两支杂牌之旅布于津浦要线之上，致使不战而溃，拱手让出一厢，导致奉系军队在第二次北伐中彻底失败。

蒋桂战争

1929年3月至6月，国民党南京军阀蒋介石与广西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为争夺在湖南、湖北、广西地区的统治权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1928年间，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军阀，在西征唐生智和北伐奉张的过程中，白崇禧部进驻华北，黄绍竑部占据广西，李宗仁率第4集团军驻防武汉。同时，与桂系关系密切的广



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又大力支持桂系。桂系势力的急剧发展，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于是，蒋介石决心铲除桂系的势力。

1929年初，蒋介石在全国编遣会议上，采用“削藩”策略，排除异己，削减其他各派军阀势力的企图失败以后，便积极策划使用武力来消灭异己。蒋介石当时心目中的劲敌本是冯玉祥，但因冯的实力较强，割据的西北地盘又连成一片，特别是对冯玉祥部下的收买瓦解工作尚未奏效，因此一时难以下手。而此时的李宗仁部，不仅兵力较小，而且兵力分散，从广东到冀东摆成了一字长蛇阵，大部分部队又是收编的唐生智湘军，蒋介石对桂系内部的策反工作也已见效。因此，蒋介石决定首先对桂系开刀，并作了一系列的部署：首行通过汪精卫拉拢收买在日本的唐生智，给其以巨款使他回国去冀东收回被桂系收编的旧部，扣留白崇禧；其次是拉拢张发奎，使张部从江西西部侧击粤汉路，威胁桂系的后方；三是通过杨永泰拉拢俞作柏，鼓动其表弟李明瑞倒戈；四是通过郑介民收买陈济棠、陈铭枢等反对李济深；五是派黄郛、邵力子贿赂冯玉祥、阎锡山通电讨伐桂系。通过上述一些活动，使桂系孤立起来，为蒋介石下一步兴兵讨桂创造了条件。

1929年2月，蒋、桂为了争夺湖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当时，桂系因蒋介石运给湘省主席鲁涤平大批军火，而深感不满。认为蒋介石插手湖南，扶持鲁涤平，是寓有牵制桂系之意，决定先发制人。遂以武汉政治分会做出决议，以“潜运军械，阴谋破坏”为由，于2月19日免去鲁涤平湖南省主席职，以何键继任。并派52师叶琪部、15师夏威部由鄂入湘，赶走了鲁涤平。蒋介石则针锋相对，以军队“编遣”期间，政治分会无权任免有关特定区域内官员为名，下令“彻查桂军侵湘事”。同时调动军队，由南北两路合击武汉，令缪培南、方鼎英师由江西逼取



鄂南；夏斗寅、刘峙师自豫皖进击鄂东北。为了迎击蒋军，桂军分别集胡宗铎、陶钧、夏威等师于鄂东北，何键师和张其雄、吴尚两独立旅于湘东北。是年3月中旬，李济深率粤方代表出席国民党三中全会到达上海，蒋介石借口调停湘案，电请李济深北上赴京。李于3月13日抵达南京，21日即被蒋介石囚于京郊汤山。至此，蒋介石消除了粤桂联合的顾虑，决定出兵讨伐桂系。

3月26日，蒋介石下令讨伐桂系。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在下达的《讨伐令》中称：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借革命之名义消灭革命”，“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除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外，还命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部队痛加讨伐。28日，蒋介石命令朱培德为讨逆军第1路总指挥，率第3、第5军，从九江、南昌西攻武（昌）长（沙）路，以截断桂军退路；以刘峙为第2路总指挥，率第1、第2军，由皖鄂边界沿长江西取武汉；韩复榘为第3路总指挥率第6、第7军，由南阳、信阳出发南袭武汉；以陈调元为预备队总指挥；蒋介石设讨逆行营于九江，亲自坐阵督师，计划分两期作战：第1期以攻取武汉为目标，第2期肃清湘南、两广之桂军。31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的命令，各路军迅速攻入鄂境，进逼武汉。同时，蒋介石又采取分化瓦解手段，派员收买了桂军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等人。4月2日，当蒋军进至刘家庙时，李明瑞、杨腾辉即率部连夜撤往孝感、花园一带，于3日宣布服从“中央”指挥。李、杨两部倒戈归蒋，使桂军防守出现缺口，蒋军不战而入。桂军见大势已去，遂放弃武汉，向荆州、沙市、宜昌一线撤退。4日，蒋军进入武汉。5日，蒋介石以鲁涤平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刘文岛为武汉市长。接着又令张发奎、朱绍良分任第1、第2路追击司令官，率部对胡宗铎、陶钧、夏威等部实行武力追剿。同时又以金钱、官职进行收买。在蒋介石的软硬兼施逼迫



下，胡、陶、夏等人联名通电下野，所部被蒋介石收编，武汉桂军遂全部瓦解。

蒋介石在集中力量，解决武汉桂军的同时，又通过重新起用唐生智，收拾了平津的桂系势力。为了将驻在滦东的白崇禧部赶出平津地区，蒋介石派唐生智携巨款去河北，由天津赴唐山，收买了被白改编的旧部。3月20日，唐的旧部李品仙等人发表通电，宣布讨伐白崇禧。白崇禧见势孤难敌，便弃众逃亡，由天津经海路南下香港，所部重归唐生智指挥。蒋介石旋命唐生智为第5路军总指挥，率第4集团军移驻石家庄。

蒋介石在解决了武汉和平津的桂系实力后，于4月19日、24日先后下达命令，发布了“以根本铲桂逆之目的，拟即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的作战计划，并由桂投蒋的何键为讨逆军第4路总指挥，率湘军由湘南攻桂林；以陈济棠为第8路总指挥率粤军由广东肇庆、英德一线直取梧州；以龙云为第10路总指挥，率滇军由滇北经贵州攻占柳州。

这时，李宗仁、白崇禧已逃回广州，在蒋介石的紧逼之下，决定争取主动，以攻为守。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起“救党救国军”的旗号，自任总司令。由白崇禧、黄绍竑率兵分两路向广东进攻，企图以军事上的胜利来挽救政治上的失败。5月21日，粤、桂军在广东白泥进行一场血战，桂军战败，退回广西。李、黄回师广西后，又经过几次反击作战，把入侵广西的湘军打退，但粤军却从东部深入广西境内。在此期间，蒋介石把李明瑞、杨腾辉部从湖北，经上海运至广东。在路经南京时，蒋介石从陈济棠处拨出80万元给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作军费，时行收买，指令李、杨两部与广东粤军合兵作战，消灭李、白，彻底征服广西。

6月2日，李明瑞、杨腾辉的部队到达梧州，然后沿邕江进



抵桂平附近。由于粤军与李、杨两部配合作战，龙云部又从贵州方面杀来，白崇禧、黄绍竑无力抵挡，由广西南部的龙州败逃越南，残部交给许宗武、韦云淞率领。当李、杨两部到达桂平附近之后，他们经过谈判协商，认为双方都是广西的部队，不应当在自己的家里打仗，况且不管谁胜谁败都对广西人不利，而对蒋介石和陈济棠有利。于是，双方取得谅解，达成协议：许宗武部让开河防，让李、杨部渡过邕江，李、杨部则允许许部在广西存在，不对他采取军事行动。韦云淞部也与李、杨部达成同样的条件妥协。俞、李、杨这种作法，显然违背了蒋介石“根本铲除”的意愿，保留了李、白残部，为李、白以后的东山再起留下了基础。7月，俞作柏在南宁市任广西省政府主席职，李明瑞任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职，从而组成了以俞作柏为首的广西省政府，第一次蒋桂战争遂告结束。

蒋桂战争揭开了1929年至1931年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的序幕。在这次战争中，蒋介石集团，针对李宗仁部兵力弱小，战线过长，且内部矛盾重重的弱点，采用了集中兵力，攻占要点，分化瓦解的作战方针，首先攻占了武汉，卡住了南京的上游，如芒在背，从中间割断了桂军南北两端的联系，为各个击破桂军创造了有利态势。其次是拆散了粤桂两派的联盟，扣押了李济深，策动了倒李运动，使广西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三是针对桂系内部的矛盾冲突，巧妙的利用矛盾，分化瓦解桂系内部，使其战斗力进一步削弱。而李宗仁集团在这次战争中，则缺少对战争全局的正确分析，战线拉得太长，首尾难顾，不能把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固守住武汉战略要地，采取了步步退守的作战方针，失去了作战的主动权。在加强内部统一组织指挥方面，缺少强有力的保障形式，导致了粤桂联盟被拆散，出现了内部反叛倒戈，给蒋介石造成了可乘之机。



蒋冯战争

1929年10月至11月，蒋介石和冯玉祥为保存军事实力，扩张统治势力在河南地区进行的一场战争。

北伐战争中，冯玉祥誓师响应北伐，取得了河南地盘，统治势力又得到了进一步扩张。蒋介石看到冯玉祥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统治的地盘又联成一片，感到对自己的独裁统治是一个威胁，便采用拉拢手段，与冯“义结金兰”，企图以此来稳住冯玉祥。但蒋、冯之间互相排斥，暗中扩充势力，矛盾一直不断。在1929年初的编遣会议上，由于蒋介石和阎锡山合伙抛出的编遣方案，明显企图是削弱冯玉祥西北军的军事实力，冯以生病为由拒不出席会议，于1月底秘密由南京返回河南，使蒋、冯之间的矛盾冲突遂表面化。3月28日，中日两国签定解决“济南惨案”的协定，其中规定日军自胶济线撤退，冯系山东省主席孙良诚接防济南。但蒋介石初电令孙良诚勿入济南，后虽同意“按原定计划接防”济南，但又另派陈调元部驻守胶东，牵制孙良诚部。山东这一问题的出现，使冯玉祥更为不满，蒋、冯之间的矛盾更趋激化。

4月初，蒋介石进兵两湖，攻打桂系时，冯玉祥在邵力子的疏通下，表面上虽打出了拥护中央讨桂的通电，暗中却部署重兵于豫东和豫南，其意图是蒋战败即派兵渡江夺取南京，桂系战败则出兵武胜关夺取武汉。桂系在鄂失败后，冯系韩复榘、石友三两军进至鄂北花园。蒋介石为稳住韩、石两部，在武汉召见韩、石，以犒赏军队为名，进行收买。

冯玉祥在蒋桂战争末期，预感到蒋在打败桂系后，将会向西北军开刀。于是他在北联晋军拉阎锡山共同反蒋的同时，大力调



整部队。4月24日，冯玉祥在开封召集高级将领军事会议，认为桂系之所以失利，就在于战线拉得过长，李、白对将领失去控制。遂决定缩短战线，撤退山东部队，收缩鲁、豫兵力，集结河南。接着，孙良诚电辞山东省政府主席职，率部撤离山东，移驻陕西。随后，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庞炳勋等部也率部撤离河南进入陕西。冯部还将武胜关隧道和陇海线上的重要桥梁炸毁，以迟滞蒋军的调动，阻其进攻。5月15日，冯部将领刘郁芬、孙良诚、韩复榘等通电“护党救国”，推冯为“护党救国军西北路总司令”，请冯率部反蒋。

面对蒋、冯间的紧张局势，蒋介石采取了边用兵，边分化的策略。一方面制定了“集结主力于豫西、鄂西及平汉、陇海沿线一带，俟其发动一举而歼灭之”的作战计划，令朱培德的第1路军集结于徐州、开封之间；刘峙的第2路军在信阳、襄樊一线待命；唐生智的第5路军部署在洛阳、郑州一带。另一方面，蒋介石不惜以重金收买冯玉祥的部下。4月间，蒋在武汉召见韩、石两人，就以巨款收买，使其萌发叛冯投蒋之心。后又继续策动韩、石破坏冯玉祥的西撤计划。5月22日，韩、石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蒋介石即委任韩当西北军总指挥，任石为讨逆军第13路总指挥。在行政上，蒋委任韩为河南省主席，石为安徽省主席。同时，蒋还策动冯部刘镇华、杨虎城、马鸿逵等叛冯投蒋，委任刘镇华为讨逆军第11路总指挥、马鸿逵为第15路总指挥，杨虎城为新编第14师师长。这样，在蒋介石的一手策划下，西北军内部发生了激烈的分化。5月23日，国民党中央决议开除了冯玉祥的党籍；24日，国民党政府下令免去冯玉祥本兼各职，严缉拿办。冯玉祥遭此重大挫折，在出于无奈的情况下，委宋哲元代理总司令，只身去山西说服阎锡山共同反蒋。阎锡山却劝冯玉祥下野出洋，表示愿陪冯一起出国。冯处境困难，



决定以退为进，表示愿意下野出国。阎却在6月下旬诡称共商反蒋大计，邀冯入晋，把冯玉祥软禁在五台山，作为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

蒋介石在打败桂系，分化西北军得手后，为了进一步控制中原局势，又派嫡系将领蒋鼎文率第2军驻扎在武汉地区，南控湘赣，西制川鄂；命顾祝同率第1军驻守徐州，南掩京沪，北控苏鲁；对冯玉祥的西北军，则采取了以毒攻毒的策略，起用唐生智为第5路军总指挥，率其旧部开赴豫西扼制西北军东出潼关，并加紧经济封锁，企图将冯军困毙于西北荒漠地区。

西北军将领对阎锡山背信弃义扣押冯玉祥极为愤慨，再加上陕、甘、宁、青西部地区土地贫瘠，给养极其困难，都愿意投蒋打阎，以打开生路。遂由鹿钟麟出面拉拢韩复榘和石友三，重修旧好。这时，韩、石两部叛冯投蒋不久，仍处在蒋的嫡系部队包围之中，颇为不安，正想摆脱困境。他们在鹿钟麟的劝说之下，表示愿意合力攻阎，以报扣冯之仇。何应钦闻后，当即答应接济军火给养。阎锡山听说此事后，极其恐慌，并意识到西北军仍拥有广大地盘和雄厚实力，仍听从冯玉祥的调遣，于是改变了对冯玉祥的态度，表示愿和冯共同反蒋。冯为防止蒋、阎勾结，决定拆散其联盟，也表示愿意捐弃前嫌。双方约定，由西北军率先发动，晋军随即响应。因此，西北军又由联蒋攻阎变为联阎反蒋了。

10月10日，退驻陕、甘的西北军在代总司令宋哲元的指挥下，发动了反蒋战争。接着，40万大军兵分3路直指河南。第1路由孙良诚指挥，沿陇海线东进潼关，再入豫西；第2路为孙连仲、刘汝明部，由孙连仲指挥，出紫金关，东取南阳；第3路由张维玺、吉鸿昌率领，从汉中、兴安出鄂豫边的老河口，循白河东进，威胁襄樊。后两路得手后，进取武汉，与两广的张桂联军

